

03 種花分人挽

林焯慧¹

真久以前，阮兜巷仔口有躑一个阿婆，伊生做足奇怪的，彼陣我猶細漢，心內想講這款的模樣應該是佇日本 bâng-gà²才看會著，想袂到竟然會出現佇現實的生活當中。

阿婆的頭毛白蔥蔥，消瘦閣專皺痕的面容，予人寢看著的時有一點仔驚驚。因為濟歲矣，跂骨、手骨細細肢，瘦甲賸一重皮，身軀嘛已經隱痾甲強欲變做九十度，行路著愛托柺仔。若咧佻人講話的時，頭擔擔嘛才差不多佻我平懸爾。

就算按呢，阿婆嘛是袂堪得閒，無論透早我欲去讀冊，抑是欲暗仔時放學行過巷仔口，攏會看著伊佇厝跂的花園變東變西。有時掠蟲、有時薈草，甚至閣有才調搭菜瓜棚仔。伊定定一手擰柺仔、一手提水殼仔沃水，花園不時看會著開甲嬌噹噹的花蕊和生甲 tin-tin-tong-tong 的菜瓜，三不五時閣有通送予厝邊隔壁，和阮都食有著呢！阿婆就是遮爾分張，莫怪伊佇社區裡人緣真好，久來我就袂記得拄看著伊的時彼款驚惶矣。

我對阿婆印象上深的是有一回，一个生份人經過伊的花園，鼻著一陣迷倒人的花芳味。彼个人目睷那巡手那雕樹仔極，有遐久仔才去予伊 phián 著一蕊大大蕊的花，彼

就是轟動阮彼條巷仔的一欉花，叫做「五爪桃」。伊的花佻葉仔攏是青色的，外行人欲挽是真德揣著伊，莫怪彼个人一下挽著花就歡頭喜面，也無問看花是啥人種的，無講無但越頭就做伊走！這個情景真正路見不平，氣死閒人，我和阿母看袂做得就共阿婆講：「阿婆，有人共你偷挽花呢！」想袂到阿婆無寬無緊應阮講：「煩惱伊啊！種花分人挽，哪有要緊？」

阿婆的花園佇我不知不覺的日常杳杳仔失去光彩，芳貢貢的五爪桃嘛無聲無說消失去矣。我定定會想起伊送阮的菜瓜是遐爾仔甘甜；想起伊挽一蕊五爪桃予阮紮轉來厝裡，園跂客廳芳幾若工猶毋甘擲掉；想起伊對待每一个人攏是喙笑目笑、輕聲細說，莫怪人講送花的手會留落芳味。我想阿婆伊就是遮爾有腹腸，嘛用歡喜心做藥方才會當克服身體的病疼，活甲遐爾有尊嚴，遐爾予人數念！

¹林焯(Tsiau)慧

²閣唸做 bâng-gah/kà/kah